

早闻狄声

近期比《黑神话:悟空》最有话题性的,乙游圈和说唱圈的大战。

事情从说唱女歌手在社交平台自称乙游玩家、晒出与游戏人物立牌的合照开始,乙游玩家吐槽女歌手不懂规矩,女歌手的粉丝毫不客气回击,双方陷入口水仗。而当另一名说唱男歌手下场发布怒斥乙游和玩家的歌曲,矛盾全面升级,说唱歌手批评乙游误导未成年人,各家游戏公司晒出声明要为乙游和玩家正名。

所谓“乙游”,指的是以女性为目标群体开发的恋爱模拟游戏。游戏中,玩家可以和不同设定的虚拟角色发生情感故事。无论是温柔强势的霸总,深情神秘的邻居,还是可爱阳光的青梅竹马……角色多多、画风唯美的乙游,总有一款“纸片人”能满足你的需要。

人们大概不理解,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两个圈层,怎么就吵起来了?

归根到底,还是规矩不同。乙游圈的规矩

花言峭语

2020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加入了 CCTV9 的《跟着唐诗去旅行》剧组,在《仙山》那一集中出镜,所谓“仙山”,是李白曾经到过的山峰。

《跟着唐诗去旅行》是 2017 年启动的,2018 年,主创们开始调研、采访和拍摄,最终选取了杜甫、孟浩然、王维、岑参、李白五位诗人,和他们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五段旅程,用“人物+地理”为主线的叙事方式,并邀请诗人西川、书法家鲁大东、学者郦波、杨雨,还原这些旅程,找寻他们留下的故事,和他们的诗歌进行对照解读,来呈现唐诗里的山河。

属于我的这一部分,是《仙山·李白》。事关李白,不能不让人犹豫。当时,虽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依然慢慢犹豫了几个月。但我参加了那一集的拍摄之后,又参加了《跟着唐诗去旅行》第二季中,《出塞曲》一集的拍摄。因为,那种诱惑太难抵挡了。

不是出镜的诱惑,不是露脸的诱惑,而是旅行的诱惑,是带着线索旅行的诱惑,是和丰富、豁达、明亮的人一起工作的诱惑。我忘不了,在庐山,落日的余晖消失,风变得清凉,红紫的晚霞中,大家收拾设备的身影,成为剪影,来自山东的小郭,在突然临近的夜晚,学鸟叫的声音。在小匡山,涌动的云雾稍稍退却的一瞬间,露出碧绿的山岭,山下的小城,和黄昏的灯火,李白纪念馆的左彩龙老师,伸手指向某个方向,说那就是李白一家可能居住的地方。

第二季从 2021 年底开始筹备,在 2022 年

情人看剑

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终于赶在暑期档的尾巴上映。相比香港片名《全职乖孙》、英文片名《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如何在外婆去世前赚到 100 万)》,内地片名不事张扬,显然更侧重于传统亲情。一个三代同堂的华裔家庭,一位生命倒计时的老人,一笔去向待定的遗产,剖开这个亲情故事来看,直见性命,叩问人心:重新关照老人的理由,到底是因为爱还是因为遗产?

这也是姥姥拿所余无几的生命来作的一场豪赌。其原生家庭及女性身份,注定这一生拿的几乎是一手烂牌,三个子女也大多在温饱线上挣扎,疏于往来,直至她病危告急,遗产问题浮出水面,一家人才开始近身肉搏。从姥姥角度来看,这也是她给后代出的一道终极考题。她张罗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的子女们玩牌,因为有人告假,无法凑齐牌局,整个故事何尝不是一桌牌局。剩下祖孙二人玩牌,“姥姥的钱你也敢赚?”仍在提醒敲打。

一场双输的战争

是保护每个玩家在游戏中沉浸的“恋爱体验”,任你是何方神圣,都要遵守法则。说唱女歌手自认玩家,晒出自己心仪的人物,得到了粉丝的一呼百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人自由;但从结果来论,这多少破坏了其他玩家的感受。你说你喜欢某某角色,可某某角色分明正在和我“恋爱”,这关系怎么论?

而说唱圈的习惯,是彼此抱团力挺,哪怕是隔壁兄弟的恩怨(Beef),也要当仁不让地大胆开麦回怼(Diss)。于是,说唱男歌手无差别攻击,直接将矛盾升级到了游戏厂商毒害未成年人。且不说说唱圈自身素质如何,这样的高举高打,游戏厂商当然坐不住:侵权用我的游戏画面,辱骂我的金主玩家,还要倒扣我一个大帽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此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的交锋,结果自然是双方简单粗暴的火力全开,只贴标签,不讲逻辑。或许,越是圈层文化明显的圈子,发生冲撞

像匹白马奔向你

进入脚本创作,在 2023 年 7 月和 2024 年 6 月,进行两次拍摄。这一次,忘不了的画面更多。

在张家川老爷岭,关陇古道,青草长满七月的山坡,野花星星点点,绿树在微风中缓缓摇摆,然后就是无尽的、碧蓝的长空,在这样壮阔又恬静的蓝与绿之中,心事全无。在临洮,彩陶技艺传承人阎建林,打开他的工作室给我们参观,在一盘子大大小小的彩陶里,一个随意捏出的少年,微微张着嘴,表情酷似甘肃博物馆的仰韶文化彩陶双系瓶的人头部分,挤在那堆瓶瓶罐罐里,似乎在向我发出呼喊。在敦煌和瓜州之间的无人戈壁,在落日的红光中,李金硕老师吹响箜篌。扁都口,一片祥和,山上山下,种植着大片的燕麦,金黄色的油菜花也正在盛开。看不见马,绿地没有马,如同碧海无舟,但内心的某一块,却已经飞渡。在瓜州的锁阳城,在白墩子,玄奘曾经路过的地方,酒泉博物馆的黄晓虎老师,给我讲述这条交通要道上的无尽往事。

在当时,在旅途之中,我就知道,这将是 我一生最重要的旅行。走过这趟行程的我,和没有走过这趟行程的我,是两个我。对边塞诗人来说,更是如此。

从先秦到唐,2300 首边塞诗,其中 2000 首属于唐人。任文京老师又在《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中做过进一步的统计,唐代边塞诗人有出塞经历又留下边塞诗的 172 人,也就是说,以这 172 个人为主力的诗人团体,用诗歌,成为改变中国人的边塞意识和地理视野的主力,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翻过陇山之后,戍边者有了新

姥姥的人生豪赌

对于这场豪赌,姥姥原本并无多少信心。财富终究有限,但她的遗产其实一分为二,实写的老宅与存款是一部分,虚写的另一部分精神遗产更为重要,被金钱蒙蔽耳目的子孙却视而不见。电影用了大量细节构筑姥姥的精神世界,包括烧香膜拜、敬畏神灵的习俗,也包括屋前栽种的、与外孙同岁的石榴树,一花一果煞是明艳,她颤巍巍摘下来,用小刀剖开,果实晶莹如同一片冰心。她煮的米粥,佐以香叶,喂养过几代人;用潮州话唱的摇篮曲,曾经抚慰过子孙们孱弱的小心灵;大量输出的人生金句,甚至可以出一本语录集——国内首批观众里出现了倪萍的身影,她就写过一本《姥姥语录》,其中写道,“父母帮着儿女,三人都笑了;儿女帮着父母,三人都哭了。”到了这部电影里,姥姥最后的决定让一家人又是哭又是笑,这是最好的结局。

马群耀饰演的外孙,一开始很难说就是姥姥重点栽培的对象。他散漫任性惯了,与老人甚少互动,觊觎遗产才又找上门来。姥姥的应

时越是难以彼此理解。我们很难指望这种争论能给市场和行业带来什么良性的思考,反而更可预见必然的双输——哪怕眼下说唱男歌手删除视频、部分说唱线下演出被取消的结果,多少带了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意思,然而在声势浩大的口水仗中,两个圈层无一例外地遭遇误读与污名。低文化水平、精神空虚、不务正业……相似的批评,出现在彼此对立两个群体身上,既可悲又刻板。

还是应该相信,更健全科学的游戏防沉迷机制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是乙游乃至游戏行业长期努力的方向;而更有才华的积极表达,才是说唱圈得到更广泛认可的关键。越是圈层文化,越是需要理性与包容。有空吵架,不如各自安好。

常怀狄
媒体人

征程,诗人有了新身份,少年有了成人礼,他们变了,从诗风到性格,浮艳的,变得雄浑,明丽的,变得苍凉。他们得到了西部大地的帮助。

就像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的,地理、气候,塑造了一个地方人们的性格,也滋养了一个地方的文艺创作。也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里说的:“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这一场漫长的“悠长假期”,至今也在影响我们。西部,给了诗人、旅行者,以及一切有感受力的人,在人生的庸常之中,拥有另一生另一世的可能,有了西部,有了行走,有了诗,人有了双重生命,生命因此增值。

我因此驻留西部,也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奔向荒野、大河和草原、雪山、大漠,奔向那些貌似沉寂,却依然奔涌的灵魂,奔向看似纯净,却密布低语的长空,就像音乐人李建滨在歌里唱的:“我愿化作一匹白马,奔跑在找寻你的路上,纵然力竭而亡,也要倒向你去的方向。”

《跟着唐诗去旅行》,也是一场“悠长假期”,这一次,我们跟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杜甫、李商隐,以及边塞诗诗人群体的脚步,去往大地,去得到江山之助,去和老灵魂对话,既收获阴影也收获明媚,既深沉刚烈,也青春勃发,像匹白马奔向你。

韩松落
作家

对策略甚至有些不通人情,但是非如此不可,才能逼得每个人放下伪装露出底牌。这个年轻人,既见财起意,也有恻隐之心,说到底就是现实中每个不彻底的普通人,在姥姥看来还有药可救。在有限的相处时光里,外孙学会煮粥,从不懂中文到学会乡音反哺老人,已经接下这个家族最可宝贵的那笔遗产。

国内编剧李思宸在《姥姥的外孙》官宣引进内地之前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因为他要为电影主题歌《永远》填写中文版歌词。此前他为泰剧《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作词的主题曲《如何》传唱甚广,这次以外孙口吻写给姥姥,“你是我今生美好的兑现”。何为兑现,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既指收获财富,更指实现诺言。姥姥最后在外孙哼唱的摇篮曲中安详去世,这场人生豪赌,她和所有亲人都是赢家。

长风新
媒体人

钱眼识人

一人一本皮影戏

最近,一部架空地域和年代的网剧《边水往事》火了,并且顺带让剧中的配角演员蒋奇明几乎“长”在热搜上,经过数部爆款作品,他现在算是圈内圈外男女通杀,交口称赞。此番在新作中他的状态让我想起一部外国电影的片名,《妖夜慌踪》。角色有台词,这里有钱的,没钱的人都不正常,你只有不正常才能活下去。关于演技的部分,或许可以总结出几条,比如设计口音、生活化的肢体语言、丰富有情绪的表情等等,但这些技巧有很多演员其实也在实践,为何却没有收获到这么多赞誉,我觉得还有更隐秘的爆红原因。

蒋奇明的角色是“恶之花”,我觉得还有更隐秘的情绪的角色是“恶之花”,傅卫军(《漫长的季节》)杀人;高晓亮(《我的阿勒泰》)行骗;那日苏(《宇宙探索编辑部》)贪杯;而到了“边水”,王安全是行骗、出卖身体。这些行为都是站在主流道德的对立面。这些恶行的实施者偏偏又总是以失败告终,这就让观感产生了复杂、微妙的变化。这些恶行就像是人性深处的野望,却在更加强大的现实世界里受挫乃至湮灭。恶人之恶,在戏剧环境是被诗意化了,女性有天然的母爱,男性有胸腔的共鸣,都在角色中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熟悉的人性碎片。

他的角色是雌雄不分的。虽然傅卫军是纯爱战士,高晓亮是渣男。但这些角色在社会意义的性别特质都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换句话说因为身处底层就没有资格和力量去选择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性别行为模式,他不可能甩钞票到别人脸上,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哪怕可能获得一时的欢愉,他都是下位者以及是被施恩的,在电影《负负得正》中,他扮演的角色穿上了高跟鞋,这就是一个被束缚自由的隐喻。

他的角色是逝去的记忆,都说蒋奇明的表演很自然,他自己也说与其去体验生活,不如去生活,是非常有见地的。角色很多行为模式的逻辑都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就像古典的物件一下子被擦拭,散发出迷人的光泽,哪怕它本身是痛苦孤独的。比如一个哑巴因为不会说话,听力就会相对增强,有时候就会歪着脑,用耳朵去捕捉信息;在绿皮火车时代时常能看见醉汉横卧车厢连接处甚至厕所;还有一个靠谄媚讨生活的叠码仔,虚荣又自卑,不会像普通打工人的佝偻着身子,反而会吊高天鹅颈,挺起胸,款款而行,甚至流泪也是人戏不分,你很难讲这里面有多少是真情,多少也是套路……

热搜上有一条评论在问是谁“生产”出蒋奇明这样的妖孽演员,当然就是我们沉默不语但姿态丰富的生活啊,演员蒋奇明就像一面能吸收影像的镜子,把那些我们以为难堪,很上不了台面,活命就是第一要义的隐秘江湖和游戏规则拓印下来,观众的观感就像被一把粗粝的砂石被人抓着在心里搓了一把,刺激深刻。他对隐秘现实的复刻,让我想到一个比喻:一人就是一本皮影戏。

钱德勒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